

《介子推》

主要角色

介子推：老生

情节

晋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并欲加害公子重耳、夷吾等。介子推遵母命，保重耳奔齐中曾割股为重耳充饥。献公死后，晋国内乱，重耳乘机回国即位。介子推不辞重耳，回家奉母。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四集整理

【第一场】

(荀息、里克、梁五、东关五上。)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俺，
荀息	(白)	荀息。
里克	(白)	里克。
梁五	(白)	梁五。
东关五	(白)	东关五。
荀息	(白)	众位大人请了！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请了！
荀息	(白)	今早边关守将报来：阳城以外山戎国，因闻听太子申生被杀，甚有不服晋国之意，带兵占了阳城。少时大王临朝，你我大家一同奏明此事。
东关五	(白)	此事不烦老大人一人奏明。我等从旁请大王发兵征讨山戎，以立国威便了。
荀息	(白)	如此甚好。香烟缭绕，大王临朝！
		(〔牌子〕。四太监、大太监引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引子)	独霸诸侯，百万貔貅。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臣等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众卿平身。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千千岁！
荀息	(白)	臣启大王：今有山戎以大王杀了申生为名，发动人马占了阳城。请大王定夺！
晋献公	(白)	寡人何尝不想将山戎杀退！只是晋国武将大半上了年纪，恐难取胜，反叫山戎耻笑于我。若要发兵，先要选拔武将。就命卿家设立招贤馆，考取能为出众的武将，以便出征与山戎一战，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东关五	(白)	领旨！
晋献公	(白)	这招贤之事寡人已派了东关五前去办理。待等招贤齐备，即刻发兵。但不知众卿之中，何人愿意挂帅，讨伐山戎？
里克	(白)	臣里克不才，愿领人马征讨山戎。
晋献公	(白)	如此，就命卿家挂帅，去到营中，挑选精壮人马。待等招贤齐备，即日出兵。退班！

(晋献公、荀息、梁五、四太监、大太监自两边分下。)

东关五 (白) 里大人，下官招贤，凡是收录之人，就随时命他们去到大人营中报到就是。
里克 (白) 这个自然。只是军情紧急，大人务必快快办理方好。
东关五 (白) 不烦大人多嘱，你我就此分头前往。请！
(里克、东关五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介母上。)

介母 (引子) 筹划饔飧，守清贫，教子成人。
(念) 柏舟守节十数春，朝夕耐苦度清贫。抚养孤儿学正道，修文习武使成名。
(白) 老身，介母。配夫介廉，乃晋国名士，不幸早年下世。留下孤儿介子推承欢膝下。又因家道清贫，全仗老身织布纺线，苦度光阴。如今介子推已经三十二岁，倒也学成文武全才。只是无人在晋侯驾前保荐，故而还在为民，未能得到一官半职，不能与国家出力报效。是他深以为耻，老身也未免有些闷闷不乐。只好待等时运到来，或有出头之日也！
(唱) 遭不幸儿的父早年命丧，
抛下了我母子苦度时光。
教我儿学文武将来有望，
为的是立贤名万古流芳。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有晋侯选人材招贤挂榜，
因此上回家转禀告高堂。
(白) 卑人，介子推。适才在大街之上，见晋侯挂榜招贤，考取人材。看来我有了出头之日了。不免急速回家，禀报母亲知道便了。

(介子推进门。)

介子推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介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介子推 (白) 告坐。啊母亲，晋侯只为征讨山戎，挂榜招贤。孩儿意欲报名投效，不知母亲可容儿前去？
介母 (白) 我儿哪里话来！大丈夫志在四方。学成文武之才，原为报效国家。如今晋侯既是为了讨伐山戎，挂榜招贤，想是正在用人，理当前去为国效劳。但不知我儿何时前去？
介子推 (白) 今日天色已晚，孩儿意欲明日前去。
介母 (白) 如此甚好。为娘已将粗茶淡饭做好，随为娘到后边吃用一些，待等明日投效便了。正是：
(念) 吾儿胸中韬略广，
介子推 (念) 等待时机报国家。
(介母、介子推同下。)

【第三场】

(四文堂、校尉引东关五同上。)

东关五 (念) 金殿奉圣旨，挂榜来招贤。
(白) 校尉听令！
校尉 (白) 在。
东关五 (白) 招贤榜文已然在各处张挂出去。今日乃收录投效之期。你在辕门以外等候，有报名之人，将他等带来见我。
校尉 (白) 得令！
(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同上。)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尊官请了！
 校尉 (白)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我等都是投效的。
 校尉 (白) 如此，随我来！
 (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随校尉同进门。)
 校尉 (白) 启禀大人：他等都是投效的。
 东关五 (白) 你等四人报名上来！
 刘竞生 (白) 刘竞生。
 任文翰 (白) 任文翰。
 祁俊一 (白) 祁俊一。
 介子推 (白) 介子推。
 (东关五写记。)
 东关五 (白) 此次招贤，重武不重文。你四人可精通武艺？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我等俱都精通武艺。
 东关五 (白) 口说无凭，须要当面演来。刘竞生，你会什么武艺？
 刘竞生 (白) 我善用花枪。
 东关五 (白) 当面演来！
 刘竞生 (白) 遵命！
 (刘竞生练枪。)
 东关五 (白) 倒也使得。站立一旁！
 任文翰，你呢？
 任文翰 (白) 我惯使大刀。
 东关五 (白) 演来我看！
 任文翰 (白) 遵命！
 (任文翰演刀。)
 东关五 (白) 站立一旁！
 祁俊一，你会用什么兵器？
 祁俊一 (白) 我善使双刀。
 东关五 (白) 演上来！
 祁俊一 (白) 遵命！
 (祁俊一演刀。)
 东关五 (白) 站在一旁！
 介子推，你会使什么兵器？
 介子推 (白) 据草民看来，他三人所练，甚是寻常，若要对敌，恐难取胜！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听你之言，莫非藐视我等？
 介子推 (白) 非也！三位所练，皆是些皮毛俗套，一旦上阵，恐其有失。卑人故而一时失言说出，三位休得见怪！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你既出此大话，可敢与我三人较量较量？
 介子推 (白) 只恐一时失手，伤了三位，反为不美。
 东关五 (白) 你四人不必口舌争论。国家正在用人，拔求真才。你们只管在我面前比试武艺高下。如果能为出众，我一定大大的保举你们。只管比试上来！
 介子推 (白) 启禀大人：刀枪无眼，我们比试拳脚如何？

东关五 (白) 倒也说得有理。快快比试上来!

介子推 (白) 遵命!

(唱) 当堂奉命比武艺,
较量雌雄论高低。
不慌不忙当场立,
我先敬你一拳!

祁俊一 (白) (介子推接拳摔祁俊一。)

介子推 (唱) 猛虎何惧一群鸡!

(介子推与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比武。)

介子推 (唱) 卖弄精神施气力,
(介子推打。)

介子推 (唱) 手指东来又打西。
(介子推使扫蹉腿。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同倒。)

介子推 (唱) 落花流水皆倒地,
大人在上看端的!

(白) 大人, 草民奉命比武, 他三人已甘败下风了。

东关五 (白) 介子推果然本领出众, 武艺高强。他三人虽然不及于你, 也从宽收录就是。待我明日办理文书, 再送你等去到里元帅营中, 必有重用。你们回去等候便了!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是。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四场】

(四下手、四番将引万方同上。)

万方 (白) 吾乃山戎元帅万方是也。只因晋侯无道, 杀了世子申生, 自称霸主。我国大王有些不服, 今乘阳城空虚, 命我带兵取了阳城, 观看晋国动静。只是过了一月光景, 不见晋国派兵到来, 不知是何缘故? 我已派人前去打探消息, 至今未见回报。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念) 探明晋国事, 报与元帅知。
(白) 启禀元帅: 那晋国派里克挂帅, 带领人马杀奔阳城来了!

万方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万方 (白) 想这阳城之地, 乃是孤城一座, 易攻不易守。倘若晋兵到来, 将城围困, 有些不妙。倒不如将人马调出城外, 离城三十里安营下寨, 迎头截住晋军去路, 等他们到来, 一决雌雄。
众将官!

四下手、
四番将 (同白) 在。
万方 (白) 听我令下!
(唱) 三军与爷出城外,
咽喉要路去安排。
兵法以逸把劳待,
待等晋军会战来。
儿郎与爷把路带,
马到成功显奇才。

(众人同下。)

【第五场】

(介子推上, 起霸。)

介子推 (念) 旌旗遮日月,

(刘竞生上, 起霸。)

刘竞生 (念) 金鼓震风云。

(任文翰上, 起霸。)

任文翰 (念) 三军齐用命,

(祁俊一上, 起霸。)

祁俊一 (念) 将士表同心。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俺,

介子推 (白) 介子推。

刘竞生 (白) 刘竞生。

任文翰 (白) 任文翰。

祁俊一 (白) 祁俊一。

介子推 (白) 众位将军请了!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请了!

介子推 (白) 元帅奉旨夺取阳城, 来到阳城交界, 歇兵三日, 以便临敌。今日期满。少刻元帅升帐, 你我两厢伺候!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请!

(四文堂、四上手、中军、里克同上。)

里克 (引子) 英雄志量, 秉忠心, 武艺高强; 阴阳反掌, 保家邦, 统儿郎, 去赴疆场。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参见元帅!

里克 (白) 站立两厢!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啊!

里克 (念) 可恨山戎太不仁, 无端发兵取阳城。本帅奉了大王命, 扫平贼寇整乾坤。
(白) 本帅, 里克。只因山戎占取阳城, 大王命我挂帅出征。出离朝门已经数日, 来此已是阳城边界。也曾命人探听山戎虚实, 但听一报!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元帅: 那山戎人马不在城中, 调在离城三十里之外咽喉要路, 扎下营寨, 阻住我军去路。离此不远, 就是山戎营寨。特来报知!

里克 (白) 再探!

报子 (白) 啊!
(报子下。)

里克 (白) 山戎离此不远, 待我传令对敌。众将听令!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在!

里克 (白) 命你四人前去讨战，务必将山戎杀退，不得有误！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得令！

(四上手、介子推、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同下。)

里克 (白) 且在后帐听候消息便了。

(里克下。众人同下。)

【第六场】

(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四上手、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二龙出水自两边分上，会阵。)

介子推 (白) 对面来的可是山戎贼寇？

万方 (白) 俺乃山戎元帅万方是也。

介子推 (白) 你无故夺取阳城，如今天兵到来，快快退去，饶尔不死！

万方 (白) 你何人？通上名来！

介子推 (白) 我乃晋国大元帅麾下先锋介子推。晓得厉害，快快下马！

万方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介子推、万方同起打。万方、四下手、四番将同败，进城，同下。)

介子推 (白) 众将官，打得胜鼓回营！

众人 (同白) 啊！

(众人同走圆场。四文堂引里克同上。)

介子推 (白) 参见元帅！末将等不才，将山戎战败，逃进阳城去了。

里克 (白) 此乃将军之功。且到后面歇息，明日再议攻城。

介子推 (白) 且慢！

里克 (白) 却是为何？

介子推 (白) 末将闻人传说，山戎用兵最诈。今日败阵，夜晚必来偷营劫寨，不可不防。我们可将空营一座，虚插旌旗，暗将人马调出，四面埋伏。待他们杀入空营之时，我等四面杀出，自然一战成功，杀他个片甲不归。

里克 (白) 此计甚好。众将官，照计而行！

四文堂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

(【起三更鼓】。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同偷上，同抄下，同上。)

万方 (白) 来此已是晋军营垒。里面毫无动静，想是大家睡熟，未曾准备。此时不杀将进去，等待何时？

众将官，杀！

四下手、

四番将 (同白) 啊！

(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同进营。)

万方 (白) 杀进营门，怎不见一人踪迹？莫非有了准备？众将官，快快退回！

(内鼓声。)

万方 (白) 哎呀！

(里克、四上手、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同上，同起打，杀死万方，四番将、四下手同败下。)

里克 (白) 刘竞生，分兵一半镇守阳城；其余众将班师还朝！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八场】

晋献公 (内白) 搀扶了！

(四太监、大太监、二宫女、骊姬扶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自那日斩申生心中烦闷，
这几日染重病无有精神。
呼御妻唤寡人寝宫来进，

(晋献公入座。)

晋献公 (唱) 身不爽只觉得困睡沉沉。

骊姬 (白) 大王，这几日为何身体不爽？

晋献公 (白) 御妻有所不知，寡人自杀了申生之后，东宫世子尚未立定，故而心中烦闷。

骊姬 (白) 大王，现有奚齐乃是妾身所生，大王若不立他为东宫世子，将来他人登基，焉有我母子的性命？大王若不立他，妾身情愿就此死在大王眼前哪！

(骊姬哭。)

晋献公 (白) 哎，御妻你休得如此。寡人何尝不愿立奚齐为东宫世子？只是他年纪尚幼，无人扶保，也是枉然！

骊姬 (白) 大王何不将东关五、梁五宣进宫来？他二人保护世子，必有妙计。

晋献公 (白) 就依御妻之言，可宣他二人进宫，一同商议此事。

骊姬 (白) 宣东关五、梁五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宣东关五、梁五进宫！

东关五、
梁五 (内同白) 领旨！
(东关五、梁五同上。)

东关五 (念) 大王传圣命，
梁五 (念) 趋步进宫廷。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臣等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平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
大王宣臣等进宫，有何圣谕？

晋献公 (白) 二卿有所不知，只因寡人杀了申生，这东宫世子尚未立定。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现有世子奚齐，乃是娘娘亲生，正应立为太子。
晋献公 (白) 寡人正为此事为难。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大王有何为难？
晋献公 (白) 那奚齐年幼，寡人一旦晏驾，大臣之中，谁是他的心腹之人，哪个扶保于他？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为臣等岂不是世子心腹之人么？
晋献公 (白) 你二人忠心，寡人何尝不知？只是你二人资望太浅。满朝文武，尽是多年功臣之后，岂是你二人所能压服！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原来如此。
(东关五、梁五同想。)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启奏大王：大王何不将荀息宣来，将托孤之事，托附于他。他若依从，世子之位可无忧矣。

晋献公 (白) 不是你二人提起，寡人倒将他忘怀了。不错，那荀息素无党羽，一味孤忠，可称托孤之臣。快快传孤旨意，宣他进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大王有旨：宣荀息进宫！
荀息 (内白) 领旨！

(荀息上。)

荀息 (唱) 忽听大王宣一声，
来了晋国一老臣。
都只为我朝中出了出了奸佞，
把朝纲直闹得乱纷纷。
人只得秉丹心把国保定，
但愿得我国家日渐清平。

(白) 臣，荀息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老丞相平身。赐座！

荀息 (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丞相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

(荀息坐。)

荀息 (白) 臣闻大王这几日御体欠安，不知可曾痊愈？

晋献公 (白) 老丞相有所不知，只因寡人杀了申生之后，意欲立奚齐为东宫世子。只是他年纪尚幼，日后若无德隆望重的大臣扶保于他，岂能保全？寡人有意将奚齐托在老丞相身上，不知老丞相可肯尽力否？

荀息 (白) 大王！说什么肯与不肯，老臣世受国恩，万死不辞。只是朝中人心不齐，日后能否保得平安无事，臣实不敢断定。如其无事，乃是大王之神威保护；如其有变，臣誓当一死，以报大王。

晋献公 (白) 老丞相如此，真忠臣也！

(唱) 老丞相既然来应允，
奚齐可保为晋君。

荀息 (白) 大王不可以为有了老臣，便可无事。须知老臣虽为首相，并无兵权；必须有一员有勇有谋的大将，同心合力共保世子，方可无事。

晋献公 (白) 但不知何人可当此任？

荀息 (白) 满朝之中有兵权者，多是重耳、夷吾、申生旧人，臣一时想他不起。

东关五 (白) 臣保奏一人，乃新近为官的，名唤介子推。臣前在招贤馆，见他武艺超群。前者征讨山戎，全是他一人之功。只是里克将他的功劳湮没起来，并未加官赠爵。听说他此刻仍然在家闲居。大王若肯备下金帛厚礼一份，臣与他在招贤馆本有一面之识，去到他家，聘他出来，保定世子。日后文有荀老丞相，武有介子推，可保万全。

晋献公 (白) 既然如此，内侍，快备厚礼一份，就命东关卿家前往介子推家中，聘他作为世子太保。快去，快去！

(大太监交礼，东关五接。)

东关五 (白) 领旨！

(东关五下。)

晋献公 (白) 但听东关五回来一报。诸卿也出宫歇息去吧！

(荀息、梁五同下。)

晋献公 (白) 御妻搀我进入后宫。内侍摆驾！

(唱) 内侍摆驾后宫往，
但愿得子推助孤王。

(众人同下。)

【第九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引子) 有功不赏，倒叫人，闷在心肠。

(诗) 男儿有志在四方，建立功勋到疆场。至今不见封与赏，心怀不平回故乡。

(白) 卑人，介子推。前在招贤馆投效，随同里克出征山戎，冲锋献计，得以一战成功，班师回朝。那里克并未将我的功劳表奏晋侯，论功行赏。是我一时气忿，辞了军职，那里克也并不挽留。我只得扫兴还家，将此事告知老娘。母亲言道：世界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与其奴颜婢膝，屈辱在权门之下，

倒不如在家独守清贫，反蔽个逍遥自在。话虽如此，只是老母一生为我多受辛苦。我一堂堂男子，不能有酒肉之奉，答报老母。我又未曾娶妻，连家中柴米之事，也要老娘亲自操劳。为人子者，居心何忍！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四平调)

叹英雄落魄无时运，
家居耐苦守清贫。
老娘亲操劳我心何忍？
未有甘旨奉晨昏。
无奈何且把时运等，
不知何日会风云？

(二青袍捧礼物引东关五同上。)

东关五 (唱) 宫中奉了大王命，
去聘子推走一程。
(白) 来此已是介子推家门，不免亲自上前叩门。
门上有人么？

介子推 (念) 柴门有人问，空谷来足音。
(白) 什么人到此叩门，待我看来。

东关五 (白) 介贤士，别来无恙？

介子推 (白) 哎呀，原来是东关大人！难得大人屈驾，不嫌敝陋，下临寒舍，三生有幸。请到里面！

东关五 (白) 正要登堂。
(东关五进门。)

介子推 (白) 大人请坐！

东关五 (白) 有座。

介子推 (白) 大人驾到，蓬荜生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

东关五 (白) 岂敢！冒造贵府，望祈海涵！

介子推 (白) 岂敢！

东关五 (白) 贤士不在里克将军营中任职，为何在家闲居？

介子推 (白) 唉！大人休得提起。草民蒙大人在招贤馆收录，荐在里克将军那里，随同出征山戎。是我不顾性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又献埋伏之计，将山戎全军杀败，夺回阳城。班师回朝之后，那里克将军并未表奏大王，因此未加升赏，未免令人寒心。故而告退闲居。

东关五 (白) 贤士大才，立此奇功。里克嫉贤妒能，令人可恨。如今恭喜贤士，你的时运到了！

介子推 (白) 草民一介贫寒之人，有什么可喜之事？

东关五 (白) 只因大王欲立世子奚齐，又功恐怕日后无人辅保，有些不便，故而托孤于老丞相荀息。那荀老丞相乃是文臣，心想寻找一员奇才大略的武将，合力保定奚齐。下官在大王面前保奏贤士，大王闻之，甚是欢喜，令我备了金帛，聘请贤士，暂时做为东宫世子太保，日后再行重重的封赏。岂不是一件可喜之事？量贤士不至推辞了。礼物呈现上来！

介子推 (白) 且慢！待我思忖。
(介子推背供。)

介子推 (白) 哎呀且住！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如今大王肯以待贤之礼，命东关五用厚礼前来征聘，看来比里克待我胜强万倍，我从此有了出头之日了！况且得了这份厚礼，从此便不愁贫寒，老娘每日也不要再吃这粗茶淡饭了。也罢！我不免将礼物收下，应允此事便了。

(介子推入座。)

介子推 (白) 草民前恩未报，后恩又来，叫我是怎生答报？

东关五 (白) 贤士何出此言！日后世子即位，贤士官爵必在下官之上，那时还要求贤士提拔于我。我还要回去复命，但不知贤士何日去到东宫？

介子推 (白) 待我禀过老母，两三日内，便到东宫去见世子。

东关五 (白) 一言为定。告辞了！
来，带马！
(唱) 辞别贤士回宫往，

回朝复旨见君王。

(东关五下。二青袍同下。)

介子推 (白) 哎呀，不想我介子推也有出头之日！从此便可攀龙附凤，平步登云。不免将老娘请出，禀明此事，老母必然心中欢喜。
孩儿有请母亲！

(介母上。)

介母 (念) 忽听吾儿请，迈步到前庭。

(白) 我儿何事？

介子推 (白) 啊母亲，你我母子从今以后，便可不吃这些粗茶淡饭了。

介母 (白) 你莫非是疯了不成！你我母子家道清贫，这粗茶淡饭尚且为难，怎说从今不吃粗茶淡饭了呢？难道有飞来的银钱去买酒肉不成？

介子推 (白) 母亲请看，这是什么？

(介母看。)

介母 (白) 哎呀！这是哪里来的金银彩缎？莫非是你、你、你偷来的不成？快些与我说了实话！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疑心，只管请坐，听孩儿慢慢禀明此事。

介母 (白) 快快讲来！

介子推 (白) 只因晋侯欲立奚齐为东宫世子，托孤于丞相荀息。那荀息言道：他乃是一文臣，必须有一员有才能、有韬略的武将辅佐于他，方保无事。那东关五曾在招贤馆见过孩儿的武艺，他一听荀息之言，便在晋侯驾前保举孩儿。晋侯派他前来，备了这份厚礼，加封孩儿为世子太保，保定世子奚齐，日后还要加官赠爵。如今孩儿有了出头之日了！

介母 (白) 哦，原来如此！但不知我儿可曾应允？

介子推 (白) 孩儿已经应允了。

介母 (白) 这就是聘你的礼物么？

介子推 (白) 正是。

介母 (白) 果然黄金约有百两，白银也有数十封。怪不得你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吃粗茶淡饭了！

介子推 (白) 是，是。

(介母冷笑。)

介母 (笑) 嘿嘿嘿……

介子推 (白) 老娘欢喜，这就好了。

介母 (白) 嗯！这还了得！

(介子推跪。)

介子推 (白) 母亲为何发怒？

介母 (白) 可惜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只知在富贵上用心，却忘了忠孝节义！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发怒，孩儿岂敢胡作非为。此乃晋侯行聘之礼，与忠孝节义有什么相干？孩儿不明，请母亲教训，说个明白。

介母 (白) 我且问你，那奚齐是何人所生？

介子推 (白) 乃骊姬所生。

介母 (白) 却又来呀！老身虽是一个妇人，久闻骊姬狐媚晋侯，害死了仁孝的申生，日后乱晋国者必骊姬也。你只顾受了厚礼，得了官职，全不想与奸党同谋，误了国家大事，还说什么从此不吃粗茶淡饭！这些礼物，分明是那奸妃要买动于你，日后少不得要落个千载骂名。似这等不仁、不义、不洁、不净之财，亏你还要拿来奉我酒肉！为娘就是饿死，也不用此不义之财！介子推呀，你、你、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哇！

(唱) 贤士自古名为重，

财帛富贵不为荣。

介子推 (白) 母亲教训，孩儿知罪。只是申生虽贤，已然死去了，叫孩儿哪里去保？

介母 (白) 申生虽死，难道你就不知那重耳，礼贤下士，素有贤名？日后兴晋国者，必是此人。你不想辅保重耳，却要贪图富贵，去保那孽子奚齐，是何道理？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动怒。待孩儿去见那东关五，将这些礼物退还于他，不再辅保奚齐也就是了。

介母 (白) 你且起来。适才你一口应承，如今你又将礼物退还于他，那骊姬一党，知你另有图谋，必不能容你。你的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你连自己都不能保，还说什么去保重耳！你、你、你真真是蠢才也！

介子推 (白) 母亲，这礼物受又受不得，还又还不得，这、这、这……

(介子推为难。)

介母 (白) 这些许小事，你何不将计就计？

介子推 (白) 但不知怎样将计就计？

介母 (白) 你既然应允此事，就去到东宫见那奚齐。骊姬一党从此便不防于你。你再一面一面与重耳暗通消息。到了紧要关头，明保奚齐，暗保重耳，岂不一举两得！

介子推 (白) 母亲一番言语，孩儿如梦初醒。孩儿自有道理了！

(唱) 老娘教训来提醒，
明保暗保记在心。
将来外合与里应，
要保晋国锦乾坤。

介母 (唱) 我儿既然主意定，
从此将计就计行。

介子推 (白) 只是这些礼物怎样区处？

介母 (白) 变卖银钱，分散邻居贫寒之人。你我母子还是吃我们干净的粗茶淡饭。正是：

(念) 但求仁义立人品，
介子推 (念) 富贵利禄如浮云。

(介子推、介母同下。)

【第十场】

骊姬 (内白) 宫女带路！
(二宫女引骊姬同上。)

骊姬 (唱) 东宫世子虽封定，
重耳、夷吾今尚存。
定计害他二人命，
以免将来生祸根。

(白) 本宫，骊姬。幸喜我儿已封定东宫世子，又有荀息、介子推左右为辅，日后可以无忧。只是重耳、夷吾，一个在蒲城，一个在屈城，只恐终为后患。倒不如斩草除根，倒也干净。也曾暗中与梁五计议，在大王面前进些谗言，将他二人害死，拔去眼中之钉。但不知梁五今日上朝，可曾奏明大王。天已将午，大王想必下朝来也。

晋献公 (内白) 摆驾！
(四太监、大太监引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适才间有梁五奏上一本，
他言道那重耳起了反心。
怒冲冲且把那后宫来进，

骊姬 (白) 妾妃接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唱) 又只见那骊姬接驾宫门。

(白) 御妻平身。

骊姬 (白) 千千岁！

晋献公 (白) 可恼哇，可恼！

骊姬 (白) 大王因何发怒？

晋献公 (白) 御妻有所不知，今日早朝，梁五奏道：那重耳只为杀了申生，心怀不平，每日在蒲城操练人马，有谋反之意。

骊姬 (白) 大王就该派人带领兵将，前去讨伐才是。

晋献公 (白) 御妻你哪里知道，今日朝中，寡人传旨，问何人愿意前去讨伐重耳，并无一人应声。看来朝中多半是偏向重耳之人，寡人因此烦恼。

骊姬 (白) 这就是了。妾妃倒有一计。

晋献公 (白) 御妻有何妙计？

骊姬 (白) 朝臣既不肯去，就是强派他们，少不得也有卖放之事，多有不便。
 晋献公 (白)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法。
 骊姬 (白) 大王何不派一宫中太监，带兵前去，岂不妥当？
 晋献公 (白) 宫中太监，哪有精通武艺之人？
 骊姬 (白) 东宫世子奚齐那里有一太监，名唤勃鞮，有万人之勇。何不派他前去？
 晋献公 (白) 只是宫中无兵，他一人怎能前去？若叫他去到各路调兵，又恐怕走漏风声，误了大事！
 骊姬 (白) 这调兵之事可令介子推前去。将兵调齐，再叫他将兵交与勃鞮便了。
 晋献公 (白) 此计甚妙。今日天色已晚，待等明日介子推来时，我传一密旨，叫他出宫调兵。御妻传旨，后宫准备酒宴，你我长夜同饮，坐以待旦，待等明日介子推进宫便了。
 骊姬 (白) 宫女，后宫摆宴！
 二宫女 (同白) 是。
 骊姬 (白) 千岁，随我来呀！
 晋献公 (笑) 哈哈……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大王调兵伐蒲城，
 要杀重耳贤德人。
 急忙先把家门进，
 见了母亲说分明。
 (白) 母亲快来！
 (介母上。)
 介母 (白) 我儿为何这样慌张？
 介子推 (白) 母亲哪！只因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言道：公子重耳有谋反之意。大王派内侍勃鞮前去讨伐重耳，命孩儿调齐人马交与勃鞮。孩儿领旨以后，未去调兵，先来禀告母亲。这便如何是好？
 介母 (白) 事到而今，已到明志之时了。你调兵之时，将兵将嘱咐好了，叫他等故意在半路迟延。你可带上兵刃，连夜先到蒲城与公子重耳送信，叫他快快逃走。你也就此一路保定公子，离了晋国就是。
 介子推 (白) 孩儿若保定公子一走，大王发怒，岂不连累老娘？
 介母 (白) 我早已预备妥当，你只管前去。你走之后，我逃到棉山脚下，竹林之内有茅屋三间，我便在那里隐居。你保护公子回国之后，老身若要不死，我母子尚可相见。
 介子推 (白) 母亲偌大年纪，孩儿何忍一旦离开膝下！
 介母 (白)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身尚还康健，岂可因我误了国家大事？你、你、你快快去吧！
 (介子推迟迟不走。)
 介母 (白) 你若不走，伤了公子性命，便是不忠；不遵母命，便是不孝！这不忠不孝之人，要你何用？也罢！你既不走，待我自尽了吧！
 (介母欲撞壁。)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如此，孩儿前去就是。只是须待孩儿换上衣服，带上兵刃。
 (介子推换衣。)
 介子推 (白) 母亲，孩儿走后，快快离开此地。孩儿我就此拜别了哇！
 (介子推哭。)
 介子推 (叫头) 母亲！
 介母 (叫头) 吾儿！
 介子推 (叫头) 老娘！
 介母 (叫头) 子推！

介子推、
 介母 (同叫头) (娘) (儿) 啊……
 介子推 (白) 罢!
 (介子推下。)
 介母 (白) 我儿去了，待我收拾收拾急早逃走了吧!
 (介母下。)

【第十二场】

(狐偃上。)
 狐偃 (白) 俺，狐偃。昨日闻听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言道重耳有意谋反。大王当殿传旨，问何人愿意领兵捉拿重耳，幸喜无人领旨。我奉了父命，连夜与公子送信，叫他快快逃走。事不宜迟，马上加鞭!
 (狐偃下。)

【第十三场】

(勃鞞上。)
 勃鞞 (白) 咱家，勃鞞。奉了大王、娘娘密旨，带兵去到蒲城捉拿重耳，只是人马须由军营去调。大王也曾派介子推前去调兵，交咱家带到蒲城。只是还不见介子推到来，不免去到宫门等候。
 (勃鞞下。)

【第十四场】

(四文堂、四上手引介子推同上。)
 介子推 (唱) 带领人马宫门进，
 忽然心内巧计生。
 勒住丝缰开言论，
 对众有语说分明。
 (白) 众将官，且慢行走!
 (介子推下马。)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将军有何军令?
 介子推 (白) 今日调动人马，前去打仗，你等可有临阵退缩之意?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将军哪里话来！我等身为武夫，只知向前，不知退后，怎能临阵而退？只是今日到哪里打仗，将军未曾说明，我等愿闻。
 介子推 (白) 今日乃是奉了大王之命，去到蒲城捉拿重耳。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呀！但不知公子重耳，身犯何罪，要捉拿于他？
 介子推 (白) 他何尝犯罪，不过被一家谗臣所害！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那公子重耳乃深明大义之人。我等怎忍捉他？
 介子推 (白) 今日之事乃是大王旨意，你等若要不遵，岂不是违抗圣旨？大王怪罪下来，那还了得！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大王怪罪，我等情愿一死，也不忍害那仁义的公子。
 介子推 (白) 你等果有此心？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果有此心。
 介子推 (白) 少时带你等去到蒲城，却不是我。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却是何人?
 介子推 (白) 乃是内侍勃鞞。你等少时随他去到蒲城, 只管前去。不过在半路途中, 故意迟延时候。到了蒲城, 不必奋勇向前。那公子重耳自然得以逃走, 你等也无抗旨之罪。你看如何?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就依将军之言。
 介子推 (白) 那勃鞞现在宫门, 想已等候急了。大家既然拿定了主意, 就此去到宫门!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五场】

(四文堂引重耳同上。乌鸦叫。)
 重耳 (白) 啊!
 (念) 檐头上乌鸦乱叫, 吉凶事全然不晓。
 (狐偃上。)
 狐偃 (白) 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么?
 文堂甲 (白) 什么人?
 狐偃 (白) 烦劳通禀: 就说狐偃的紧急之事, 求见公子。
 文堂甲 (白) 启禀公子: 狐偃有紧急之事求见。
 重耳 (白) 子犯来了, 快快有请!
 文堂甲 (白) 有请!
 狐偃 (白) 启禀公子: 大事不好!
 重耳 (白) 何事惊慌?
 狐偃 (白) 现有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 说公子有谋反之意, 大王恼怒, 不日便派兵捉拿公子来了!
 重耳 (白) 哎呀子犯哪! 这便如何是好?
 狐偃 (白) 公子, 事到如今, 只有逃走, 别无他策。
 重耳 (白) 我得罪君父, 逃也无益, 倒不如去到京城辩理。
 狐偃 (白) 前去辩理, 岂不是自送其死!
 重耳 (白) 子犯来时, 可知将派何人前来?
 狐偃 (白) 昨日大王在金殿之上也曾问过何人愿往, 并无一人答言。臣来时尚不知派了何人。
 重耳 (白) 且待派人探听明白, 再作道理。子犯远来, 身体劳累, 你我一同痛饮。
 狐偃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勃鞞 (内白) 催军!
 (四文堂、四上手引勃鞞同上。)
 勃鞞 (唱) 宫中奉了大王命,
 捉拿重耳走一程。
 三军与爷往前进!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启禀公公: 我匀走不动了, 歇息歇息再走吧!
 勃鞞 (白) 大王旨意, 军情紧急, 谁敢不遵? 快快前进!
 (四文堂、四上手同卧。)
 勃鞞 (白) 他等躺卧道旁, 恐其误事。
 (勃鞞打四文堂、四上手,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四文堂、狐毛、狐偃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连日派人去打探，
此时未见转回还。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公子：勃鞞带领兵将已到南门了！

重耳 (白) 哎呀！

狐毛、
狐偃 (同白) 我等快快由西门逃走！

重耳 (白) 走！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四文堂、四上手引勃鞞同上。)

勃鞞 (白) 且住！杀进府中，不见重耳。他手下人言道：打从西门逃走。
来呀，赶上前去！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设城门。重耳上。)

重耳 (白) 看看到了西门，不想子犯兄弟二人被兵冲散了！

勃鞞 (内白) 重耳休走！

重耳 (白) 西门内已有贼兵，不免越城而走。

(重耳爬城。勃鞞、四文堂、四上手同上。)

勃鞞 (白) 重耳哪里走！

(勃鞞用剑砍重耳衣襟，重耳爬城下。)

勃鞞 (白) 重耳越城逃走，量他逃走不远。
众将官！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有！

勃鞞 (白) 追！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急急忙忙往前进，
路径不对事有因。

(白) 且住！只顾前进，走错了路径，如今打听明白已经迟了。

(内鼓声。)

介子推 (白) 城内喊杀连天，言道向西门追杀，想是公子打此逃逃走。待我登高一望！

(重耳上，勃鞞追上，重耳逃下，勃鞞追下。)

介子推 (白) 前边逃者公子重耳，勃鞞紧紧相追，不免向前搭救。

(重耳跑上，勃鞞追上。)

介子推 (白) 公子休得惊慌，介子推在此！

勃鞞 (白) 介子推，你为何拦住咱家去路？
 介子推 (白) 实对你讲，我特来搭救公子来了！
 (介子推、勃鞞同起打。勃鞞败下。)
 重耳 (白) 多谢介贤士相救！
 (狐偃、狐毛同上。)
 狐偃 (白) 勃鞞恐其再来，你我君臣快快逃走！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夷吾 (内白) 走哇！
 (夷吾、公子圉同上。)
 夷吾 (唱) 我父子急忙忙逃出国外，
 公子圉 (唱) 为性命顾不得眷口资财。
 夷吾 (白) 公子夷吾。
 公子圉 (白) 公子圉。
 夷吾 (白) 哎呀儿呀！不想大王听了骊姬之言，杀了申生，如今又要杀你伯父与你我父子。幸而得信，你我父子急急逃出国来，但不知逃投奔哪里？
 公子圉 (白) 爹爹，依孩儿之见，此地离秦国不远，不如投奔秦国。那秦侯礼贤下士，或能容留你我父子，也未可知。
 夷吾 (白) 我儿言之有理，快快带路！
 (唱) 恨骊姬起祸端纲常尽丧，
 公子圉 (唱) 遭不幸我父子投奔他乡。
 (夷吾、公子圉同下。)

【第二十二场】

晋献公 (内白) 摆驾！
 (四太监、大太监、二宫女、骊姬扶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连日里寡人的病体加重，
 怕只怕旦夕间难保秋冬。
 叫御妻搀扶我龙床坐定，
 快宣那老荀息即刻进宫。
 (白) 御妻，寡人的病体，日加沉重，今日更觉精神恍惚，只怕不久人世了。快快宣那荀息进宫，以便料理扶保奚齐登基的大事。
 骊姬 (白) 喂呀！
 (骊姬哭。)
 晋献公 (白) 御妻不必啼哭，快快传旨要紧！
 骊姬 (白) 内侍传旨：快宣丞相荀息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荀息进宫。
 荀息 (内白) 领旨！
 (荀息上。)
 荀息 (念) 忽听宫内将臣召，撩袍端带见当朝。
 (白) 臣，荀息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丞相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大王宣臣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晋献公 (白) 丞相有所不知，只因寡人病势沉重，只怕不久于人世了！寡人晏驾之后，望卿扶保奚齐登基，勿负朕意！
 错息 (白) 臣自当鞠躬尽瘁，秉定忠心。只是还要那介子推同心辅佐方好。
 晋献公 (白) 如此，快宣太子奚齐、介子推、东关五、梁五一齐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奚齐、介子推、东关五、梁五进宫哪！

(奚齐、东关五、梁五同上。)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儿臣) (臣等) 见驾, (父) (大) 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平身。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母后) (娘娘) 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
晋献公 (白) 为何不见介子推, 他往哪里去了?
奚齐 (白) 自从前日父王命他调兵, 出宫去了, 直到而今, 未见进宫。
晋献公 (白) 但不知勃鞞捉拿重耳之事如何?
骊姬 (白) 但听勃鞞回宫一报, 便知分晓。
勃鞞 (内白) 走哇!
(勃鞞上。)
勃鞞 (唱) 介子推变心造了反,
大王驾前奏一番。
(白) 奴婢见驾, 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命你去往蒲城捉拿重耳, 怎么样了?
勃鞞 (白) 奴婢到了蒲城, 那重耳正待越城逃走, 是奴婢赶上前去, 一剑将他衣襟砍掉一块。那重耳越墙出城, 奴婢又赶出西门, 业经追上, 正要捉拿, 不想介子推赶到, 将重耳放走。奴婢与他争斗起来, 那介子推十分猛勇, 奴婢战他不过, 才败阵而回。特来请罪。
晋献公 (白) 怎么, 那重耳他逃走了么?
勃鞞 (白) 正是。
晋献公 (白) 不好了!
(唱) 听说重耳逃了命,
将来必有后患生。
一阵心急神不定,
不觉口内鲜血喷。

(晋献公吐血, 死。众人同哭。)

荀息 (白) 娘娘与太子不可一味啼哭, 待老臣一面料理大王丧事, 一面准备扶保太子登基要紧。
内侍, 可将大王龙体抬往后宫, 用金棺盛殓起来。
骊姬 (白) 老丞相, 事到而今, 我寡母、孤儿与晋国社稷全仗老丞相一人了!
荀息 (白) 娘娘暂放宽心。大王托孤之时, 老臣业经言道: 但愿大王在天之灵, 暗中保佑, 倘若无事便好; 如有差迟, 臣惟一死, 以报故主于地下也!
(唱) 娘娘且把宽心放,
老臣言来听端详:
如有大祸从天降,
拚着一死报先王。
(白) 娘娘且请回后宫, 老臣等还要出宫办理朝中之事。正是:
(念) 社稷安危说不定,

(荀息下。)

骊姬 (念) 但愿大王显威灵。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三场】

(里克上。)

里克 (引) 满怀心不忿，恨骊姬，扰乱宫廷。
 (念) 大王作事太痴迷，贪淫好色宠骊姬。杀死申生失民意，眼看社稷化灰泥。
 (白) 俺，晋国大夫里克。只因大王宠信骊姬，无故杀了申生，国人俱皆不忿。日前又听奸臣东关五、梁五等谗言，派人捉拿公子重耳、夷吾，幸喜他二人均已逃出国。昨日大王晏驾，由丞相荀息扶保奚齐登基。我想荀息做事忒以的昏悖。现有重耳、夷吾不保，却保这庶孽之子齐奚即位。是我心中不忿，业经派人分头去请丕郑父、骊遄、共华三人到府商议，只是去了多时，未见到来。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大人：诸位大人到府。
 里克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丕郑父、骊遄、共华同上。)

丕郑父、
 骊遄、
 共华 (同白) 啊大人！
 里克 (白) 不知众位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丕郑父、
 骊遄、
 共华 (同白) 岂敢！我等来得鲁莽，大人海涵！
 里克 (白) 岂敢！

丕郑父、
 骊遄、
 共华 (同白) 不知大人相约我等，有何见教？
 里克 (白) 众位大人，只因骊姬作乱，迷惑大王，前者无故将太子申生害死，如今又派人去捉拿重耳、夷吾。幸而他二人俱已逃去，未遭毒手。昨日大王在宫中晏驾，那老儿荀息竟自保了奚齐登基即位，俺心中不服。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

丕郑父、
 骊遄、
 共华 (同白) 我等正为此事，要与大人商议一条妙计，设法废了奚齐，迎立公子重耳或是夷吾为君。但不知大人可有妙计？
 里克 (白) 事到而今，说什么妙计不妙计！只好将各府家兵凑齐，杀进宫中，将骊姬、奚齐一齐杀却，然后再迎公子重耳也就是了。只是那骊姬手下也有武将数人，我等须要寻一勇士，方可成功。

丕郑父 (白) 大人要找勇士，有何难哉！晋国东门之内有一勇士名唤屠岸夷，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只因他家道贫寒，下官时常周济于他。如今拿我名帖将他请来，大事可成。
 里克 (白) 事不宜迟。大人修写书信，差家院快快前去，请那勇士屠岸夷前来相助。
 丕郑父 (白) 如此，待下官修书。

(丕郑父修书。)

丕郑父 (白) 书信修好，快去请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里克 (白) 少时屠岸夷到来，我们大家必须预先把家将家兵调齐，三更时分，一齐杀进宫去便了。

(家院引屠岸夷同上。)

家院 (白) 屠壮士，这就是我家大人。
 屠岸夷 (白) 大人在上，草民屠岸夷参拜。
 里克 (白) 壮士免礼。来一旁看座。
 屠岸夷 (白) 列位大人在此，哪有草民的座位？
 里克 (白) 坐下也好讲话。
 屠岸夷 (白) 如此，草民告坐。但不知各位大人将草民唤来，有何使用？
 丕郑父 (白) 壮士有所不知，只因大王晏驾，骊姬作乱，荀息保他的儿子奚齐僭了君位。我等欲行废立之事，迎接公子重耳、夷吾回国。定于今夜三更时分，带领家将兵

丁，杀进宫去，将骊姬母子一并杀死。恐怕骊姬手下有人拒敌，是下官在各位大人台前保荐壮士有万夫不当之勇。今晚之事，要烦劳壮士作为先锋，杀进宫去，成此大功。壮士量无推却的了！

屠岸夷（白）草民素日颇受大人恩惠，有事理当效劳。况且骊姬这等祸国害贤的妖孽，人人切齿，今晚之事，草民万死不辞！

里克（白）如此，有劳壮士。待等成功之后，新君即位，必有升赏。来后堂摆宴，大家痛饮！

屠岸夷、
丕郑父、
骀遄、

共华（同白）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四太监、二宫女引骊姬、奚齐同上。）

骊姬（唱）吾儿明日登大宝，
众臣金殿齐来朝。
大事已定面带笑，

（内喊杀声。）

骊姬（白）呀！
（唱）宫外因何闹吵吵？
（白）我儿你听：宫门以外，为何人声呐喊，金鼓齐鸣？

（大太监上。）

大太监（白）启禀娘娘：大事不好！

骊姬（白）何事惊慌？

大太监（白）那里克等带领家将兵丁，杀进宫门，口口声声要杀娘娘母子！

骊姬（白）哎呀儿呀！里克造反，你我母子暂且躲入后宫，快叫东关五、梁五等带领宫人迎敌；再差人与老丞相荀息前去送信！

奚齐（白）是。

（大太监、二宫女引奚齐、骊姬同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骀遄、共华、里克上，东关五、梁五同上，同起打。屠岸夷打死东关五、梁五。）

里克（白）打进宫去！

（里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骀遄、共华同下。骊姬、奚齐甩发同上。）

里克（内白）骊姬母子哪里走！

（里克上，持剑向前，骊姬退，两过合。里克杀死骊姬、奚齐。荀息甩发上。）

荀息（白）哎呀！
（唱）一见公子丧了命，
倒叫荀息痛在心！

他母子又把命尽，

（白）先王爷呀！

里克（白）哈哈……

荀息（唱）里克一旁笑吟吟。

（白）里克！你杀死娘娘、太子，该当何罪？

里克（白）你道哪个是娘娘、太子？俺却不晓得！

荀息（白）那骊娘娘母子，不是娘娘、太子，却是何人？

里克（白）他二人不过是妖姬、孽子！

荀息（白）哇！

里克（白）俺正怪你这老儿，身为当朝首相，大王晏驾，你就该迎接公子重耳，或是公子夷吾登基即位，才是正理。怎么丧心病狂，竟自要保这迷惑大王祸乱江山的孽种，是何道理？

荀息（白）我受大王托孤之重，你如今将他母子杀死，也罢！我拚这性命，打死你这叛逆弑君的国贼！

(荀息打里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骀湫、共华同上。)

屠岸夷 (白) 大人何必与他絮絮叨叨! 休走, 看剑!

(屠岸夷杀荀息。)

丕郑父 (白) 荀息已死,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但不知公子俱逃往哪里去了? 快快打探明白, 迎接回国, 以便料理国政。

里克 (白) 大人言之有理。你我一同回府。

屠岸夷、
丕郑父、
骀湫、
共华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秦穆公上。)

秦穆公 (引子) 独霸西秦, 将勇兵精。
(百里奚上。)

百里奚 (念) 夷吾来相投, 上殿奏根由。
(白) 臣, 百里奚见驾, 大王千岁!

秦穆公 (白) 丞相平身。

百里奚 (白) 千千岁!

秦穆公 (白) 老丞相上殿, 有何本奏?

百里奚 (白) 臣启大王: 现有晋国公子夷吾, 带领他儿子公子圉, 逃离晋国, 前来投奔我国来了。

秦穆公 (白) 人闻晋侯听信谗言, 又听信骀姬狐媚言语, 杀了申生。如今夷吾逃来我邦, 想来也必是被骀姬所害。来, 宣他父子上殿!

百里奚 (白) 大王有旨: 宣夷吾父子上殿!

夷吾、
公子圉 (内同白) 领旨!

(夷吾、公子圉同上。)

夷吾 (念) 逃亡不能言贵胄,
公子圉 (念) 依人怎敢不低头!

夷吾 (白) 晋国罪臣夷吾率子姬圉, 参见大王千岁!

秦穆公 (白) 公子, 你乃客卿, 不可如此称呼。快快请起! 看座!

夷吾 (白) 谢坐。

秦穆公 (白) 但不知你父子因何逃来敝国?

夷吾 (白) 大王有所不知, 只因我父王偏听骀姬谗言, 杀了申生, 如今又要陷害我兄长重耳与罪臣父子, 故而逃亡来此。望千岁收留。

秦穆公 (白) 原来如此。
(朝官甲上。)

朝官甲 (白) 臣启大王: 远探报来, 晋侯晏驾, 荀息保奚齐即位, 未曾登基, 即被大夫里克等将骀姬母子杀死, 连荀息也死于非命了。如今晋国无主, 特来报知。

秦穆公 (白) 啊! 原来晋国如此内乱。
(秦穆公向夷吾。)

秦穆公 (白) 孤有意将你们送回晋国, 即位为君。不知你意下如何?

夷吾 (白) 夷吾一介逃臣, 若得大王送回国去, 此恩此德, 实同天高地厚, 虽没齿不敢忘也。

秦穆公 (白) 秦晋素来累世联姻, 只是你国时常背义, 孤有些放心不下。

夷吾 (白) 大王若不相信, 臣愿以犬子圉作质于秦。

秦穆公 (白) “作质”二字, 未免太言重了。但不知令公子可曾娶妻否?

夷吾 (白) 他年纪尚幼, 未曾订婚。

秦穆公 (白) 孤有一女名唤怀嬴, 许配公子为婚。就在我国建造宾馆, 命他夫妇同居, 你看如何?

夷吾 (白) 前恩未报，后恩又来。我儿还不叩谢大王！
 公子圉 (白) 谢大王！
 秦穆公 (白) 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吩咐撵公主上殿！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撵公主上殿！
 (二宫女扶怀嬴同上。)
 秦穆公 (白) 动乐，拜过天地！
 (〔吹打〕。公子圉、怀嬴同拜天地。)
 秦穆公 (白) 就此完成花烛，送入洞房！
 (二宫女扶怀嬴同下，公子圉随下。)
 秦穆公 (白) 偏殿设宴，一来彼此贺喜，二来与公子接风，待等明日，孤便发动人马送你回国。请！
 夷吾、
 百里奚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重耳 (内白) 众卿带路！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逃出蒲城何处往？
 (白) 不择路径走慌忙。
 狐偃 (白) 公子重耳。幸喜逃出蒲城。一路行来，已有半日。但不知你我大家投奔哪里？
 重耳 (白) 公子此去，必须投奔大国，日后回国，也好求助于他。
 介子推 (白) 若论大国，只有秦、齐、楚三国，但不知投奔哪国为是？
 重耳 (白) 若论路途，秦国为近；若论霸业，却是齐君；况且齐侯广行仁义，日后必然有助于公子。依臣之见，还是逃往齐国为是。
 重耳 (白) 子推言之有理。只是此去齐国必须道经郑、卫二国，如今可顺道先到卫国，看看卫侯可肯容留？
 狐偃 (白) 如此，你我君臣就此趲路！
 重耳 (白) 哎呀，腹中饥饿，怎能行走？快快拿些食物充饥！
 狐偃 (白) 但不知哪位身边带得粮食？拿将出来与主公充饥！
 魏犇、
 颠颉、
 狐毛、
 狐偃、
 赵衰、
 介子推、
 胥臣、
 先轸 (同白) 哎呀！我等只顾保定公子逃命，盘费、行李也顾不得携带，哪里来得充饥之物！
 重耳 (白) 临行之时，我命家童带定金银珠宝，以为沿途盘费。将他唤来，取些金银，买些酒食，以便充饥。
 狐毛 (白) 家童！家童！
 (白) 启禀公子：家童不知去向！
 重耳 (白) 好贼子！一定是见了金银珠宝，起意拐去，要你我在此途中受困，这、这、这……
 介子推 (白) 主公暂且忍耐，找一清静地方歇息歇息。待臣等分头到村庄里面，找一人家讨些饮食，与公子充饥便了。
 重耳 (白) 也只好如此！
 介子推 (白) 子犯、魏犇在此保定公子，我等去了！
 (介子推、颠颉、狐毛、胥臣、赵衰、先轸同下。)
 狐偃 (白) 此处乃是大道，有些不便。公子可到那树林之中等候便了。
 重耳 (白) 如此，子犯带路！
 (唱) 国家内乱遭穷困，
 英雄末路不如人！

(白) 唉!
(重耳、魏犇、狐偃同下。)

【第二十七】

介子推 (内白) 天哪!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逃亡困在中途上,
公子饥饿不能当。
举目抬头四下望,
附近并无一村庄。

(白) 哎呀且住! 我等保定公子逃出蒲城, 只顾奔走慌忙, 大家身边并未带有盘费, 行至此间, 公子饥饿难当, 是我意欲找一人家讨些饮食, 怎奈这旷野荒郊, 叫我是哪里去寻, 怎生去找? 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介子推为难。)

介子推 (白) 难道我就这样空手回去不成? 自古道: 君忧臣辱, 君辱臣死。如今公子饥饿, 为臣子者, 竟不能奉一杯茶水、半盂粗饭, 岂不有愧臣子之道! 也罢! 事到而今, 我只好在股上割肉一块, 将这饭盂当做铁锅, 幸而身边带有火种, 用柴火将割下之肉做熟, 献上公子充饥便了!

(介子推想。)

介子推 (白) 哎呀且住! 古人云: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我若割股, 倘若日后母亲知道, 岂不要大大的伤心? 这、这、这.....

(介子推为难。)

介子推 (白) 呃! 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那乃是戒止为人子者修身自爱之意。如今公子在危急穷困之中, 还讲的什么不敢毁伤? 日后老娘知晓, 反倒以我此举为然, 也未可知。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唱) 左思右想主意定,
不如割股去啖君。
腰中忙忙取利刃,
一道寒光冷森森。
不顾疼痛来割定,

(介子推割股。)

介子推 (唱) 不由一阵痛连心。
咬定牙关伤裹紧,
拾些柴草把火焚。
(白) 幸喜肉已煮熟, 不免献与公子便了!

(介子推下。)

【第二十八场】

(魏犇、狐偃、重耳同上。)

重耳 (念) 诸人分头寻茶饭, 叫我心中不耐烦。

(白) 我在大树林等候多时, 这半天工夫, 怎么还不见一人回来? 莫非他们见我穷途末路, 一个个都溜了不成?

狐偃 (白) 主公不必烦躁, 此处乃是旷野荒郊, 寻找茶饭不着。想他等定往别处寻找去了, 望主公暂且忍耐, 想必就要来了!

(颠颉、狐毛、胥臣、先轸、赵衰同上。)

颠颉、
狐毛、
胥臣、
先轸、
赵衰 (同白) 公子, 此处乃是旷野荒郊, 并无人家, 哪有茶饭? 臣等无法, 只得挖掘了几样野菜, 主公权且充饥, 待等到了村庄, 再作道理。

(重耳接食。)

重耳 (白) 这样野菜，叫我是怎生下咽？我不用了！

(重耳看。)

重耳 (白) 大家俱已回来，怎么不见介子推？莫非躲在一旁偷闲躲懒睡觉去了？

颠颉、
狐毛、
胥臣、
先轸、
赵衰 (同白) 公子不必心急，介子推量必来也！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适才间将股肉用刀割断，
袍服里血淋淋心似油煎。
无奈何忍疼痛把肉汤来献，
都只为贤公子无以为餐。

(白) 公子！

重耳 (白) 咳，你、你、你往哪厢去了？真真岂有此理！

介子推 (白) 公子不必动怒，臣在附近观后，并无村庄人家，只得去到远方，正遇见大户人家烹煮肉汤，臣百般哀告，讨得肉汤一盂，请公子充饥。

重耳 (白) 怎么，有了肉汤了么？快快拿来！

介子推 (白) 肉汤在此。

重耳 (白) 难为你，还未曾凉，待我吞吃。

(重耳吃。)

重耳 (白) 哎呀，肉汤鲜美，孤不饥矣。

魏犇 (白) 介子推，你既寻来肉汤，为何不多讨些，大家充饥？

介子推 (白) 我这饭盂如何能装许多？

魏犇 (白) 这大户人家，现在在哪里？待我自己与他讨些来吃！

介子推 (白) 道路遥远，认识不得。

魏犇 (白) 你待怎讲？

介子推 (白) 道路遥远，认识不得。

魏犇 (白) 唔呀呀！

介子推 (白) 你、你、你为何碰了我的伤痕？

魏犇 (白) 你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曾受伤，哪里来的什么伤痕？

介子推 (白) 你哪里知道，我是方才受伤的。

魏犇 (白) 你方才受了什么伤？

介子推 (白) 唉，不说也罢！

魏犇 (白) 你不说，便是无有伤痕。

(魏犇欲揪介子推。)

介子推 (白) 哎，慢来，慢来！这一回我可再禁不住你这一揪了！

魏犇 (白) 你到底受了什么伤？

重耳 (白) 是啊，子推，你到底有什么伤痕，如此狼狈？

介子推 (白) 臣本待不言，怎奈魏犇再三追问，公子也询问为臣，为臣不得不讲。只因公子饥饿难当，此处并无人烟，无处求食，又怕公子挨饥受饿，出在万般无奈，才用钢刀一把，把股肉割下，拾得干柴，把股肉烹煎。与公子充饥解难饿。

重耳 (白) 哦！

(唱) 听他言不由我泪流满面，
介子推可算得忠义双全。
为孤王他把那股肉割断，
到后来论功劳万古流传。
解衣带我亲自把伤来裹，
但愿得止疼痛免把心悬。

(白) 天色不早，你我大家同至卫国，再作道理！

(唱) 叫魏犇前边厢把路来引，

但不知到卫国可能存身？

(众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报子上。)

报子 (念) 打听重耳事，报与大王知。
(白) 我，卫国远探便是。打探得重耳君臣，逃出蒲城，投奔卫国来了。不免报与大王知道！

(报子下。)

【第三十场】

(城官上。)

城官 (念) 奉了大王命，拒绝逃亡人。
(白) 我，卫国城门吏便是。只因远探报道：晋国重耳君臣十余人，逃出蒲城，直奔我们卫国来了。大王当初回国之时，并未受晋国帮助；如今他国公子逃亡，大王叫我闭门不纳，我只得在此等候。远远望见在十余人直奔城门而来，想必是重耳君臣来也！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城官 (白) 对面来人，少要前进！
介子推 (白) 城官请了！来者非别，乃是晋国公子重耳，逃出蒲城。望尊官开城，将我等放入。

城官 (白) 奉了我家大王之命，无论何人，一概不准进城！

介子推 (白) 此乃是公子。

城官 (白) 慢说是公子，母子也不成。

介子推 (白) 此乃是我家公子重耳。

城官 (白) 慢说是重耳，就是四耳、八耳也不成。

重耳 (白) 好个无理的奴才！

狐毛 (白) 公子不必动怒。常言道：亡国之君，不如黎民。他既闭门不纳，我们只好绕道而行。

重耳 (白) 唉，就依你之言，我们走，走，走！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下。)

城官 (白) 看重耳等去远，不免回奏大王便了！

(城官下。)

【第三十一场】

农夫甲、

农夫乙 (内同白) 耕地去者！

(二农夫同上。)

农夫甲 (念) 锄禾日当午，

农夫乙 (念) 汗滴禾下土。

农夫甲 (念) 谁知盘中餐，

农夫乙 (念) 粒粒皆辛苦。

农夫甲 (白) 今日天气甚热，你我干了半天，也该吃饭啦。

农夫乙 (白) 我早就饿啦！

农夫甲 (白) 咱们从坐下吃饭吧！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子犯，你看那边有两个农夫，要柳荫之下对坐吃饭，十分逍遥自在。如今我们到处飘流，衣食无着，看来他们比你我胜强百倍了！孤现在腹中又觉饥饿了！

魏犇 (白) 魏犇，你可向农夫讨些剩下的饭食，拿来我用。

魏犇 (白) 吠！农夫听者：快快将尔等的饭食送来，与我们公子食用。

农夫甲 (白) 好愣小子！你们公子是谁？
 魏犇 (白) 提起我们公子来，大大的有名，乃是蒲城公子重耳。
 农夫甲 (白) 既是公子，为什么讨要着吃？
 魏犇 (白) 只因途中缺少盘费，我们公子他现在腹中饥饿了，故而向你们讨些菜饭吃用，赏你们的脸面不下。
 农夫甲 (白) 真不通情理！跟我们要饭，倒说赏脸不小。待我戏耍戏耍他。
 (农夫甲向魏犇。)
 农夫甲 (白) 现在饭食已经吃完，这有点心，你们愿意用么？
 魏犇 (白) 点心可以充饥，快快拿来！
 农夫甲 (白) 接点心吧！
 (农夫甲扔土块。)
 魏犇 (白) 哎呀！
 重耳 (白) 你这是怎么样了？
 魏犇 (白) 可恨两个农夫，不给饭食还则罢了；决不该用土块戏耍于我。
 重耳 (白) 好两个奴才！魏犇，将他们与我杀了！
 介子推 (白) 慢来慢来！
 重耳 (白) 却是为何？
 介子推 (白) 臣闻土块乃是土地之象，如今农夫拿着土块献与我们，此乃得国之兆，公子理当感谢天地！
 (介子推拜。)
 重耳 (白) 子推之言有理，待我谢过天地！
 (重耳拜。)
 农夫甲、
 农夫乙 (同白) 给土块磕头，真是饿晕啦！
 (二农夫同下。)
 重耳 (白) 你我君臣投奔齐国便了。
 (众人同行。)
 僖负羁 (内白) 公子慢走！
 介子推 (白) 主公，后面有人呼唤。
 (僖负羁上。)
 僖负羁 (白) 公子在上，臣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驾！
 重耳 (白) 大夫请起。大夫与重耳素昧平生，来此郊外，见我何意？
 僖负羁 (白) 久闻公子贤名，来到敝国我家大王礼貌不周，殊非敬客之礼。臣虽不才，特备一盘之餐，送来与公子充饥。
 重耳 (白) 难得呀难得！曹君不知礼义，不想臣子之中，尚有如此高贤。孤日后回国之后，必不忘此大德。我们趲路要紧，后会有期！
 (唱) 辞别大夫齐国进，
 存心当报有恩人。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下。)
 僖负羁 (白) 今日结下重耳，日后回国之后，必能恩待于我。不免回家说与夫人知道便了。
 正是：
 (念) 今日荒郊盘餐赠，日后必定报涌泉。
 (僖负羁下。)

【第三十二场】

(四太监、鲍叔牙、开方、公子招、易牙、大太监引齐桓公同上。)
 齐桓公 (唱) 九合诸侯成霸主，
 拥兵千万逞雄图。
 鲍叔牙、
 开方、
 公子招、
 易牙 (同白) 臣等参见干岁！

齐桓公 (白) 众卿平身。

鲍叔牙、
开方、
公子招、
易牙 (同白) 千千岁！
齐桓公 (白) 寡人，齐侯小白。仗管仲之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管仲虽然去世，齐国霸业依然。听说晋公子重耳逃出蒲城，周游列国。孤久闻他的贤名，也曾派人去至郊外迎接，未见回报。

内侍！

大太监 (白) 有。

齐桓公 (白) 伺候了！

大太监 (白) 遵旨！

(竖刁上。)

竖刁 (念) 迎接重耳事，报与大王知。

(白) 臣，竖刁见驾，大王千岁！

齐桓公 (白) 命你迎接重耳，可曾到来？

竖刁 (白) 现在朝门。

齐桓公 (白) 重耳日后必成霸业，诸卿不可怠慢于他。随孤出迎！

竖刁 (白) 遵旨！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外国逃亡之人，敢劳大王亲自相迎！

齐桓公 (白) 岂敢！殿上一叙。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进，同坐。)

齐桓公 (白) 公子远来，酒宴伺候！

大太监 (白) 遵旨！

(大太监摆酒。)

齐桓公 (白) 寡人闻听夷吾在晋国为君，甚是无道，不久晋国必乱，日后公子必能回国。孤已与公子设下馆驿，并将齐姜配与公子为婚。公子可在齐国安心居住，日后晋国一乱，孤必助公子回国便了。

重耳 (白) 多谢大王厚意！

齐桓公 (白) 公子一路劳乏，请到馆驿安歇。

魏犇、
颠颉、
狐毛、
狐偃、
赵衰、
介子推、
胥臣、
先轸、
重耳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三场】

介子推 (内白) 掌灯！

(院子引介子推同上。)

介子推 (唱) 这几载随公子行踪无定，
不料想到齐国虚度光阴。
我主公恋齐姜痴迷不醒，
忘却了争霸业志气凌云。
怕只怕耽误了晋国平定，
不由我介子推终日忧心。

(白) 家院，你且退下！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介子推 (唱) 在灯下我只得把书观看,
(介子推看书。)

介子推 (唱) 回国去见老母难上加难。
(院子上。)

院子 (白) 诸位大人到。
介子推 (白) 有请!
(狐偃、狐毛、魏犇、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上。)

狐偃 (白) 子推,你倒清闲自在,还有心情看书!
介子推 (白) 我这也是无计奈何!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公子安居齐国,一连几载,无有大志。难道你我也老死齐国不成?
介子推 (白) 公子白日并不会客。依我之见,趁此黑夜,你我大家一同入府求见,请主公即离齐国要紧。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事不宜迟,就此走走。
(众人同下。)

【第三十四场】

重耳 (内白) 宫人,带路花园!
(四宫女引重耳、齐姜同上。)

重耳 (唱) 每日里在馆中十分欢畅,
对佳人饮美酒快乐非常。
叫宫人且引路花厅来上,
只觉得满园内阵阵花香。

(白) 夫人,孤自逃出蒲城以来,辗转来到齐国,朝欢暮乐,我不想回晋国了!
齐姜 (白) 公子,妾闻大丈夫志在四方,岂可贪恋欢乐,忘了国家大事!
重耳 (白) 古人云:及时行乐,又待何妨?宫人,换大杯来,我尽醉方休。贤妻请酒!
齐姜 (白) 请!
重耳 (唱) 推杯换盏真高兴,
霎时不觉醉沉沉。

(重耳醉卧。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夫人:众大夫言道,有要事求见。
齐姜 (白) 既然如此,只是公子已醉,待我与他等相见就是。你去对他等言讲:公子已醉,夫人代见。有请!

院子 (白) 是。
(院子出门。)

院子 (白) 公子已醉,夫人代见。有请众位大人。
(院子下。介子推、狐偃、狐毛、魏犇、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上。)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轾 (同白) 参见夫人!
齐姜 (白) 罢了。坐下!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轾 (同白) 夫人在此，哪有我们的座位？
齐姜 (白) 坐下也好讲话。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轾 (同白) 如此，告坐。
齐姜 (白) 黑夜之间，众位大夫进府，必有所为？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轾 (同白) 这个……
齐姜 (白) 诸位大人，妾虽是女流，颇晓大义。但与公子有益之事，诸位只管讲来！
狐偃 (白) 夫人有所不知，主公在晋国，万民所望。如今夷吾为君，暴虐无道，黎民盼望公子回国，若大旱之望云霓。只是公子在齐国饮酒观花，朝欢暮乐，全无回国之意。非但黎民绝望，只怕晋国江山，日后也有些难保。故而我等商议，连夜进府，劝公子以晋国江山为重，急速回国。不知夫人可容公子回国否？

齐姜 (白) 诸位大人说哪里话来！女子以三从四德为重，若为江山社稷之事，妾身非但不敢阻拦，还要竭力劝他回国。

介子推 (白) 夫人如此深明大义，我等感激非浅。既然如此，就请夫人将公子唤醒，同劝公子回国就是。

齐姜 (白) 这个……
介子推 (白) 夫人莫非有后悔之意，不愿公子回国不成？
齐姜 (白) 非也！公子数年以来，逍遥自在，习以为常。如今叫他奔走风尘，他必不肯前去。故而我沉吟不语，并非别故。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犇、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依夫人之见?
 齐姜 (白) 依我之见, 倒不如趁他沉醉睡熟, 众位大夫将他扶进车辇之上, 连夜离开齐国。待酒醒之后, 后悔也来不及了。

介子推 (白) 夫人此计甚妙。只是公子去后, 夫人岂不寂寞?
 齐姜 (白) 待等他回到晋国即位以后, 那时再接我回国, 也不为晚。
 介子推 (白) 如此, 事不宜迟, 就请颠颉大夫到府外备妥车辆。
 颠颉 (白) 是。
 (颠颉下。)

介子推 (白) 只是怎样将公子请上车辇?
 魏犇 (白) 这有何难? 我将公子背上车辇也就是了。
 (颠颉上。)

颠颉 (白) 车辆已然备好。
 介子推 (白) 我等大家保护公子登车。
 齐姜 (白) 且慢!
 介子推 (白) 却是为何?
 齐姜 (白) 快备黄金百两, 白银千锭, 也好一路盘费。
 颠颉 (白) 待我背着。
 (魏犇背重耳下, 介子推、狐偃、狐毛、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下。)

齐姜 (白) 夫君! 公子! 夫君哪!
 (齐姜、四宫女同下。)

【第三十五场】

(四文堂、四大铠、成得臣引楚成王上。)

楚成王 (唱) 晋国重耳来投奔,
 寡人待他如上宾。
 为求两国相亲近,
 以免将来动刀兵。
 (白) 孤, 楚王熊耳。只因晋国重耳由齐国来到我国, 待他敬如上宾, 以便结好于他。今日寡人约他山中射猎, 来此已是郊外, 还未见他到来, 不免在此等候便了。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大王久等了!
 楚成王 (白) 你我就此马上加鞭, 进山射猎!
 重耳 (白) 请!
 (众人同走圆场。)

楚成王 (白) 来此已是山中, 你我在高阜之处一望。
 (楚成王、重耳、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同登高。)

楚成王 (白) 众将官, 撒下围场!
 四大铠、
 四文堂 (同白) 啊!
 (野兽上, 四大铠同打野兽, 野兽跑下, 四大铠同追下。【急急风】。四大铠同上。)

四大铠 (同白) 启禀大王: 末将等正在射猎, 山中忽然出来一只猛兽, 似虎非虎, 似象非象, 不怕刀枪, 能食铜铁, 十分凶猛。大王与公子快快躲避躲避才好!

楚成王 (白) 这样猛兽, 甚是出奇, 何人知道此兽的来历, 当面讲来!
 介子推 (白) 此兽名獬。善食铜铁, 不怕刀枪。若要制服此物, 除非将他长鼻牵住不可。待我将它擒来!

魏犇 (白) 区区小事, 何劳子推前往! 末将不才, 愿将这怪物擒来, 请大王与我家公子观看。
 介子推 (白) 此兽凶猛异常, 将军须要小心!
 魏犇 (白) 我早就知道啦, 我就是揪它的鼻子。
 (魏犇下。)

楚成王 (白) 公子手下有这般能人, 日后何愁霸业不成?
 (魏犇牵獬兽同上。)

魏犇 (白) 獬兽在此, 大王请看。
 楚成王 (白) 众将官, 刀斧齐下, 将它杀死!
 (四大铠同砍獬兽。)
 四大铠 (同白) 启禀大王: 此物刀枪不入, 未动分毫。
 介子推 (白) 可用烈火焚之。
 (四大铠同烧膜兽。)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大王: 晋国内乱, 夷吾父子先后被人杀害。请旨定夺!
 楚成王 (白) 此乃天助公子成功。
 重耳 (白) 多蒙大王厚待。我国不幸起了内乱, 就此告辞。回国平乱要紧。魏犇带马!
 楚成王 (白) 且慢! 寡人与你饯行!
 重耳 (白) 我归心似箭, 改日再领。
 楚成王 (白) 寡人待公子如何?
 重耳 (白) 十分厚待。
 楚成王 (白) 日后何以报我?
 重耳 (白) 子女玉帛, 君所有也。他日若不得已, 晋楚两国以兵戈相见, 必当退避三舍, 以报今日之德。告辞了!
 (唱) 多承大王施厚礼,
 心急似箭把国回。
 他日晋楚交兵日,
 退避三舍表心机。
 (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轾、重耳同下。)
 成得臣 (白) 大王, 重耳出言无状, 日后回国必当恩将仇报。大王岂可放他前去?
 楚成王 (白) 依你之见?
 成得臣 (白) 依臣之见, 大王可派人将他追上, 杀在半途, 以免后患。
 楚成王 (白) 言之有理。众将听令!
 四大铠 (同白) 在。
 楚成王 (白) 快快将重耳追回。不得有误!
 四大铠 (同白) 得令!
 (四大铠同下。)
 楚成王 (白) 回朝!
 (众人同下。)

【第三十六场】

(【水底鱼】。魏犇、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轾、重耳同上。)
 介子推 (白) 公子慢走! 臣见楚王左右, 颇有相害之意, 必派人追来, 公子快快逃走! 臣与魏犇在此大道等候他的追兵便了。
 重耳 (白) 言之有理。子推与魏犇断后, 你我大家快走, 快走!
 (狐偃、狐毛、颠颉、胥臣、先轾、赵衰引重耳同下。四大铠同上。)
 四大铠 (同白) 重耳休走!
 介子推 (白) 追兵少要前进, 现有介子推与魏犇在此!
 四大铠 (同白) 我们大王请公子回去, 有要事相商。
 介子推 (白) 公子已走远了。
 四大铠 (同白) 我等一定要见公子!
 魏犇 (白) 哇! 你四人不知进退, 可知我擒獬的厉害!
 介子推 (白) 将军且住。我本当将你四人用箭射死, 又怕伤了两家和气, 来来来, 看我的手段, 射落你的盔缨。
 (介子推射大铠甲盔缨。)
 四大铠 (同白) 哎呀! 快快逃命!
 (四大铠同下。)
 魏犇 (白) 子推如此大功, 公子回国之后, 必有重赏。可喜呀可贺!

介子推 (白) 我跟随公子，漂流在外，十有余载。家中老母，尚不知生死存亡。我还有何心情，去求封赏？如今公子既已回国，大事已成，我就此便道回家，也好探母。烦劳将军，见了公子，就说介子推回家探母，不能保定公子回朝了！

(唱) 烦劳将军多拜上，
见了公子说端详。
子推回家把母望，
忠孝双全美名扬。

(白) 请！

魏犇 (白) 请！

(介子推、魏犇自两边分下。)

(完)